

博客丛林

不必名媛，但求贤淑

程乃珊

名媛一个“媛”字，就那么几笔，已把女人的秀婉典雅、风华仪彩都汇集在方寸之间。汉字是十分丰富细腻的文字，集声、形、体、画于一身，难怪只有中国书法才可以作为艺术品鉴赏。汉语中形容女人的美，就有嫵、娉、婕、姝、嫣、婷、媚……唯独一个“媛”，真有点“行时春风细雨，静时掩然百媚”的生动画面。这样一个“媛”前再加上个“名”，那就更显尊贵经典，这样的一个人，单单一个“名门闺秀”都不足以表现她的高贵；“名门闺秀”只是先天好运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名媛”则要先天的好运再加上后天的调养。称为“名媛”绝对讲究家庭出身，否则何来“名”的依据？她们必持有血统纯正的高贵族谱，更有扎实的后天中西相融的文化滋养；名媛不一定是十分漂亮，但一定气质高贵、神韵夺目，有一种摄人的气势，上海俗话为“风头十足”。

近日常有听闻呼唤名媛回归之声，但是，总觉得历史是无法挽回。或者名媛一词，犹如繁复体的汉字。我们或许还读得懂它们，但再也不会生产或制造它们，更遑论使用它们。

名媛是后天之果，培育名媛的土壤，除了其特定的家庭背景，起决定因素的是那有渊源历史的女子学校。

名媛是那样美好的女中极品，然当着中国最后一个名媛章含之的逝去，名媛在中国可谓已经绝迹。当今中国，缺乏渊源深远的大家族，没有几代世家的薰陶，名媛的“名”字，就出不来了；再加上我们尚欠缺历史悠久的百年女校，如北京的贝满女中、上海的中西女中和圣玛丽亚女中、广州的培正女中、天津的中西女中……尽管可以恢复百年女校的校名，但师资的断层，不足以担当起教育名媛的重任。此外，世上万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当着生活中缺乏那么一簇与名媛相应的同样出身世家，在专门男子学校（如旧的格致中学、华童学校等）受过严格训练的各公子的烘托和催化，名媛花无主，也会凋谢黯然……还是这句话，只有大观园里才出了金陵十二钗，有了贾宝玉的痴才会

有林黛玉的幽和薛宝钗的乖，有贾琏的风流才会有凤姐平儿的娇俏和泼辣……世界万物，都是这样互映互辉、斗艳斗丽而生生不息的。

名媛不同选美，她不是打造出来的，更不是包装出来的，她是经时光和文化的淬火细细磨磨而出的。网络化和全球化的今天，连正宗如假包换的英国皇室内，都是太子不像太子，公主不像公主，更遑论在世望族已断层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那滋养萌芽名媛的土壤上，基因早已转化了，社会在进步，人们的审美也在与时俱进，名媛的身影已渐渐消失在时间长廊的那端！笔者认为，过去已过去，不必徒劳去挽回，更不必刻意去克隆，不如以一颗平常心来要求女人，生活毕竟还是一宿三餐、舟车劳顿、相夫教子、平安是福。男人如果真娶得一位名媛在家中，犹如供奉一尊观音，即如徐志摩娶了陆小曼。陆小曼

是不可多见的才貌双全的正牌名媛，但她也“作”得徐志摩够可以了！林徽因也是一代名媛，却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张爱玲更是如假包换的名媛，有才气，想来追求者也不少，偏偏爱上那个花心胡兰成……她的姑姑也是独来独往了大半世，到老年才与青年时代恋人结婚，早一阵为何不抓紧？所以，“名媛”固然光彩夺目，却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消受得起，更不是轻易能达到的境界。身为名媛，多是寂寞清冷的，高处不胜寒呀！不如，女人还是以一颗平常心来完善自己。

如果我们家里都有一位气质优雅、知书识礼、受过良好文化熏陶和教育的女人，这个家一定是幸福的；如果我们处处都能见到不甘平庸又谦和有礼，奇妙地糅合了古典中华的雍容和现代西方的干练和豁达的女子的倩影，这就是一个和谐悦心的社会。相对名媛，今天我们更需要好妈妈好女儿好太太，这个“好”不在名门世家门第多，而在其平和温柔懂得珍惜的心态。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好女人，我们的男人，一定不会坏到哪里。

所以，不必名媛，但求贤淑。

鹰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大多数人见到的或是心目中的鹰，是在飞翔着，盘旋着，俯冲着，战斗着的鹰。很少有人想到，鹰是怎样死的，更不知道有几人见到过死去的鹰。

据说鹰在临死前会拼尽毕生之力如箭一般向高空飞去，拼力向上飞，在上飞的过程中完成死的仪式，然后不知所终。在死得壮烈。在它生前，可能曾经被鸡飞过，但几乎在所有的生命里，它飞的高度，是鸡们穷其毕生，耗尽幻想也无法想象的。就是死，也不能让鸡们理喻。

在陆地动物中，大象绝对属于“重量级”的。它的大而不蠢，重而不笨的形体和姿态，树立了一种王者风范。据说大象能预知自己的死讯。在死亡来临之前，它会向伙伴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然后一步步，坚定、从容、稳健地走向他人未知的象死之地，死前细节，人们不得而知。我在想象着如小山一样的身躯在柱子一样的四肢支撑不住时轰然倒下的情景，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

鹰与象，一个长击于天，一个称雄于地，它们的死，指向十分明确，而死亡却扑朔迷离。是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力量在左右，还是真有神的世界？不知道。但是，从形式上来看，这样的死，都体现了一种尊严。这种尊严，不是故作出来的，是故作不出来的。



白玉兰(摄影) 周永健

书评

读长篇小说《升迁》

超文

豫籍作家王刚出版的《升迁》，以其精致的语言，寓意深刻的刻画，反讽式的描写，以及同类题材小说中少见的冷幽默，使作品显得出类拔萃，是一部值得细细咀嚼品味的好作品。

让我们看一看开头的描写：

自从角逐败北后，陈海洋感觉人们看他的眼光怪怪的，里面似乎大有文章。得闲的时候，陈海洋仔细琢磨了琢磨那眼光，发现那眼光确实已经不再是他以前看到的，包含着尊敬客气自然亲切崇拜甚至有些巴结的眼光了，而是掺杂了些陌生奇怪尴尬观察审视乃至不屑的成分。有了这些成分，陈海洋就感觉那眼光挺刺挠人的，于是浑身上下便沾满了鸡毛一般，不舒服得很……沮丧的心里平添了几分恼怒的陈海洋，心里越是不平静，就越觉得这日子过得不顺当，每天亮里亮亮的，像是一根长长的线上打满了结。

从小说开头部分这些十分讲究的文字里面，作为读者，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作者是在用心来创作文学作品，而不是在简单的罗列故事。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诸如这样细腻的语言和形象的人物心理刻画，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确实体现了作者的语言才能和心理叙事能力。阅读中，能够由此

体验到小说语言的魔力及其带来的快感，让你比较容易的进入小说中人物的内心。

不仅如此，作者还不惜笔墨的对一些景物进行了出色的描写，以此烘托人物的个性，使得小说更有艺术韵味：

窗外的蓝天难得那么湛蓝，一团团棉花似的白云点缀其间，像俏丽的姑娘头上插了几朵洁白的玉兰花，平添了几分韵味。看，东边的那片鸡冠花，高高耸起的花冠清一色红艳艳的，满身肥大的叶子如同翠衣锦袍，使他不禁想起了宋朝杨万里的诗词，“出墙那得大公鸡，只露红冠隔锦衣。”鸡冠花拥拥挤挤在一起，真乃“有时风动头相倚，似向阶前欲斗时”啊！他眯着眼睛定睛细看那些单个的鸡冠花，又暗自慨叹其形状真如明朝诗人沈周所言，“高冠红翠，独立似晨鸡！”看着风中微微摇曳的白色鸡冠，他的脑海浮现出明太祖解解为鸡冠花作诗的故事，解解先是作了一句“鸡冠本是胭脂染”，谁料明太祖却从衣

前面的伏笔和后面的主线，隐喻了钱良俊对升迁的极端渴望；以及通过禅学描写，隐喻了某些不正常的现状……

当然，我们强调文学性，并不意味着要削弱此类小说的长项——可读性。在《升迁》这部小说中，我们同样可以感觉到非常强的可读性。小说的故事内容别有韵味，作者找到鸡冠花这个奇妙的切入点，并以此为主线，透过鸡冠花设置重重悬念，营造出所谓的官场禅机，使得梦想升迁的官员们，与看似不相干的鸡冠花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就有了大量文章可作。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场中那些梦想升迁的官员们，是如何绞尽脑汁的去揣摩官场的禅的，是如何挖空心思去做领导腹中的虫的。作者用细腻的手触探伸到这些官员的内心世界，赋予他们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这点看，作者的另辟捷径，显然立意新颖，别有洞天。

而今，官场小说的影响正越来越大，回避和漠视都是不正常的。正像已经占据图书市场主流的青春文学和日益壮大的网络文学，文学批评的回避和漠视，只能使其自身的批评阵地萎缩，并逐步丧失影响，而不能阻碍这些文学的发展。

冯清志延续了其一贯的风格，极为重视历史背景的设计和细节的考究与推敲，使这部小说富于历史真实感，实现了知识性与传奇性、故事性的完美结合。出人意料的情节，峰峦迭起的矛盾冲突，斑驳陆离的古迹文物，鲜为人知的收藏知识，男人与女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缱绻情，骗人又为人所骗的曲折经历，不能不让人掩卷深思。

随笔

优雅的生活

王吴军

最爱古典的唐诗和宋词，无论豪放，无论婉约，都能展示出其深处的真性情，那才是最质感最有光泽的文字。少年时读苏轼的词，虽然难以真正理解其中味，但是，依然被一个男人对亡妻的缱绻深情所打动。苏轼和妻子阴阳相隔已经十年，思念之情，总是萦绕于心，只是路途遥远，无法去她的墓园里倾诉衷肠，如果能够再相逢，怕是她已经不认识这个满面风霜的男人了吧？简洁的文字能写出如此深情，实在可贵。我爱古典的文字，由此开始。

常常渴望能沉浸在古典的氛围里，古典的庭院，古典的服装，古典的家具，古典的文字……这种怀旧一般的情绪，让我渴望能走进日日的时光。在我的遐想和幽思中，古典的庭院幽静而恬淡，适合读书，也适合与知己倾谈。

和一个朋友说起了自己的古典情结，朋友笑着说，古典的东西是封闭的、拒绝的、内敛的、游移的，我摇摇头，说，古典是封闭中的开放，是拒绝中的接受，是内敛中的激

新书架

《骗泉》

邓楠

附庸风雅的男子，寻花问柳的阔少，博学古今的诡诈老者，媚态百生的伶牙俐齿，多情骂俏的明眸暗媚，以及形形色色的洋奴买办，构成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物市场上的一幕幕相图。著名作家冯清志的长篇历史小说《骗泉》足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

冯清志延续了其一贯的风格，极为重视历史背景的设计和细节的考究与推敲，使这部小说富于历史真实感，实现了知识性与传奇性、故事性的完美结合。出人意料的情节，峰峦迭起的矛盾冲突，斑驳陆离的古迹文物，鲜为人知的收藏知识，男人与女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缱绻情，骗人又为人所骗的曲折经历，不能不让人掩卷深思。

2005年，小沈阳还只是一名歌舞厅跑场的普通二人转演员。当时他不但崇拜后来成了他师父的赵本山，而且还羡慕死了“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凭着《我要上春晚》和《论中国相声50年之现状》两个段子，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在这一年一炮走红。尤其是他以草根的立场，对春晚操作的积弊极尽讽刺之能事，不但赢得了“钢丝”成群，而且迅速把自己推到了“事件”中心：如果《我要上春晚》真的上了春晚，那会是个什么状况？春晚到底该不该接纳郭德纲？在郭德纲一会儿“坚决不上春晚”，一会儿又说“可能和赵本山合作上春晚”的是非中，舆论更是将其树立为春晚江湖外的“梁山好汉”，为他是“反抗到底”还是“接受招安”而争吵不休……

而今，“三起三落”的小沈阳

连载

沸点制造



小沈阳的山寨版——小沈阳回忆：2008年10月，小沈阳来北展剧场演出，小沈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老板带着我去看他的演出，演完了一块吃了顿饭。”小沈阳说，当小沈阳知道自己已在模仿他时，微微一愣，说了句“加油”。

而在一年前的2007年11月，阿杜到沈阳宣传新专辑《差一点》时，小沈阳也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他崇拜地对阿杜说：“偶像，我老稀罕你了！”在二人转表演生涯中，他曾多次模仿过阿杜唱歌，于是现场把这一绝活亮了出来，“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模仿得直让阿杜惊讶：“你是在放我的录音对口型吗？”

从山寨他人到被他山寨，一年时间，搭上事件营销快车的小沈阳已是冰火两重天。

小沈阳营销悬念：2009，赵本山不再上春晚？

2005年，小沈阳还只是一名歌舞厅跑场的普通二人转演员。当时他不但崇拜后来成了他师父的赵本山，而且还羡慕死了“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凭着《我要上春晚》和《论中国相声50年之现状》两个段子，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在这一年一炮走红。尤其是他以草根的立场，对春晚操作的积弊极尽讽刺之能事，不但赢得了“钢丝”成群，而且迅速把自己推到了“事件”中心：如果《我要上春晚》真的上了春晚，那会是个什么状况？春晚到底该不该接纳郭德纲？在郭德纲一会儿“坚决不上春晚”，一会儿又说“可能和赵本山合作上春晚”的是非中，舆论更是将其树立为春晚江湖外的“梁山好汉”，为他是“反抗到底”还是“接受招安”而争吵不休……

而今，“三起三落”的小沈阳

徐田州

一方柔软的花布，一片浪漫的花色，一页简洁的文字，我并不觉得它们是单调的，就像爱情，在繁华落尽后，总是绽放着最本真的美好。只是，让我惆怅的是，当我的心越来越依恋那些古典的事物时，我的脚却带着我渐渐远离了它们。

和他的《我要当明星》，何尝不是郭德纲和其《我要上春晚》的另一翻版？

但小沈阳又不同于郭德纲。郭德纲白手起家，完全靠单打独斗和新立体的自立门户。而小沈阳的背后站着师父赵本山；赵本山的背后站着庞大的“本山团队”，站着和他关系已“铁”了十多年的春晚舞台。这种背景和资源的差异注定郭德纲与春晚的故事只是一时的“上位”策略，无法永远讲下去，以致后来郭德纲自己也都承认他和春晚其实并无实际接触，也无任何恩惠。

而小沈阳和春晚的故事，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2008年春晚虽然小沈阳没有上，但他的师父赵本山还是在台上。赵本山和宋丹丹合作的《火炬手》以幽默诙谐的话语，描绘出北京奥运会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尽管并非赵本山一开始送审的节目，完全是一道“丹丹”题作文，宋丹丹就喊着不“玩”了。2008年3月，在一个电视剧的杀青会上，她公开宣布自己将退出春晚。“没法超越自己，每年年年都感觉过鬼门关了一样。”“那年赵本山的包落在台下了，没拿道具上去，我们在台上简直都快晕过去了。那种感觉想起来就后怕，你知道那是直播啊，几亿人在看哪。”